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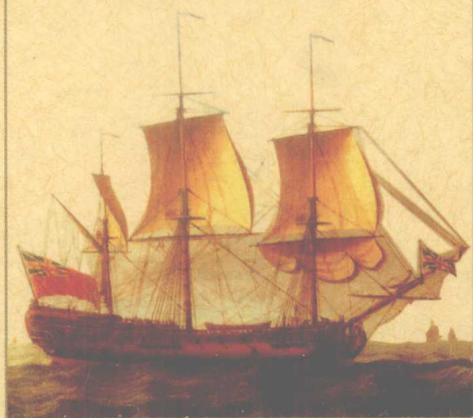
CHRONICLE OF MACAU

澳门 编年史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 主编

第四卷 清后期

(1845—1911)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澳门 编年史

1553—1999 年

陈荆和 编著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纪念）



CHRONICLE OF MACAU

澳门 编年史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 主编

第四卷 清后期

(1845—1911)

广东省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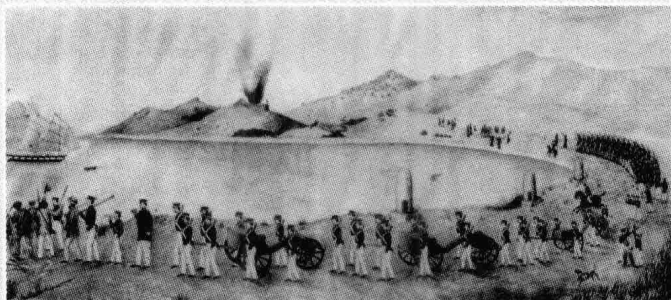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目录

第四卷 清后期 (1845—1911)

第一部分	亚马留构衅 (1845—1851)	1601
第二部分	中葡复和 (1852—1862)	1681
第三部分	华商崛起 (1863—1886)	1745
第四部分	葡国永居管理澳门 (1887—1896)	1961
第五部分	维新与革命 (1897—1911)	2057



第一部分 亚马留构衅

(1845—1851)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

1月26日，澳督彼亚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向里斯本汇报耆英拒绝澳门扩展界址的请求缘由：

我们曾对确定属于我们的地界问题多次提出请求，即要求地界延伸到关闸。尽管是公正的要求，至今我们才知道我们很难得到成功。不是因为这片土地是中国当局的一部分，原因是这一半岛上的华人居民万分尊敬先人遗骸，这一土地一旦属于我们，在他们看来既新鲜又奇怪，他们怀疑我们会搞掉城墙与关闸之间的大部分坟茔，将土地用于建筑。倘若真的那么做，定会引发一场大乱，所以立即上书总督耆英反对此事。仅仅因此，总督对我说，我要是他的朋友，就不要再提此事。^①

1月，本年澳门政府组成：澳督彼亚度，澳门地区大法官若阿金·卡内罗（Joaquim António de Morais Carneiro），主教柏尔雅（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代理大法官阿西斯·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de Assis Fernandes），辅理主教热罗尼莫·马塔（Jerónimo José da Mata）。议事公局成员包括普通法官若瑟·费雷塔斯（Felipe José de Freitas）；市政议员若瑟·奥利维拉（José Francisco de Oliveira）、若奥·马葵士（Francisco João Marques）、杜阿尔特·贝尔南迪诺（Manuel Duarte Bernardino），理事官维森特·佐治（José Vicente Jorge），司库西蒙·李美雕（José Simão dos Remédios），议事公局职员米格尔·西蒙（Miguel Pereira Simões）；海关收税员：德梅特利奥·施利华（Demétrio de Araújo Silva）；

①《钦差大臣耆英致彼亚度函。感谢赠送之肖像并就澳门港对外国轮船开放及在氹仔岛悬挂葡国旗之请发表看法》，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92号，第346—347页。

治安委员：西帕里亚诺·叭之咕（Cipriano Antônio Pacheco）负责大堂区和花王堂区，维森特·里贝罗（Vicente Vieira Ribeiro）负责老楞佐堂区。五位炮台指挥人事没有变动。^①

2月3日，安徽婺源县商人王邦达替澳门外江茶客源泉号代销茶叶，他与澳门葡人路列（Luné）相识，而路列又与荷兰大班范花臣（J. Senn van Basel，又作凡花臣、番巴臣）相识，故将茶叶1360箱全部卖与范花臣，拟价银为12000余元，双方立约，并由葡人路列和兰吵（Lançao）签名为证。但卖方茶货交齐后，买方仅交银3000元，所欠款项，双方纠葛不清。故王邦达呈词至澳门理事官，要求澳门王室大法官批断并追还欠款。王邦达，年已70岁，在澳门贸易已达46年。^②

2月13日，澳门议事公局理事官科埃略·山度士（João Damasceno Coelho dos Santos）致函香山县令，请求他捉拿那些袭击澳门政府人员的不法分子，并予以严惩。山度士称上月15日，澳门政府派人去拆除位于妈阁庙附近的棚屋，因为那里已成为小偷、赌徒和其他歹人出没集中的地方，干扰了社会安定。但行动中，一名中国人身亡，澳门政府的公干人员则受到围攻殴打。^③



巴托洛梅乌像

2月25日，澳门土生富商巴托洛梅乌·巴雷托（Bartolomeu Barreto）在澳门风顺堂区逝世。巴托洛梅乌为澳门土生巴莱托（Barreto）家族的第三代，也是从他这一代起，巴莱托家族开始定居澳门。巴托洛梅乌1784年7月21日生于孟买，在加尔各答接受教育，后赴澳门经商，并定居澳门。他在澳门保险行拥有股份，1822年，该行改组时出任经理。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1, pp. 18—19.

②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监生王邦达为与荷兰领事凡花臣交易银钱纠葛事呈理事官师爷禀》，第684页。

③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89页。

由于他在澳门商界的影响，1825年当选为议事公局商务监理。巴托洛梅乌，酷爱东方文化，精于茶道。1820年，他定制了一套精致的瓷器餐具，称为“印度公司餐具”，上面印有巴莱托家族的徽记。^①

2月26日，多明我会拉蒙·罗德里格斯（Ramon Rodriguez）神父被委任为澳门代理人，直至1849年。^②

2月，港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访问澳门，很快又返回香港。这次访澳，德庇时竟被劫匪抢劫。8月，他乘坐“门多萨（Medusa）”号蒸汽船再次来到澳门，会见了法国特使拉萼尼（Théodore-Marie de Lagrené）。^③

3月1日，澳门议事公局讨论了今后来往船只进出氹仔及澳门港口海关规则问题，议事公局拟定了15条规章的《澳门海关条例》，其主要内容为：（1）所有进入澳门锚地或氹仔的葡萄牙或其他国家的船只和商船，必须接受海关登记员及调查员或由这个地方派出的任何人的检查；运载货物停泊在娘妈角以内的船只，必须接受由调查员派出的海关官员来查视船只是否注册船只。（2）当船只只在海关卸下商品时，船长们必须在登记处声明，它们是在娘妈角以内或在氹仔卸货。（3）所有进入氹仔锚地的船只能去澳门卸货，或转移载货，或将货物存在船上；但不获允许在船上拍卖任何种类的货物。（4）鸦片不包括在上列执行的条例中。（5）在氹仔停泊的所有船只，在超过14日后，必须按每吨5钱银的费率支付锚地费，此费用的有效期为一年。100吨以下的船只免收锚地费。（6）进口大米的船只免征锚地费和关税，但必须遵守其他港口条例。（7）在澳门锚地的船只允许停泊6日。^④

3月21日，澳门教区第12任主教柏尔雅在尚未举行加冕赐福仪式前

①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 409.

②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41.

③*The Friend of China*, August 9th, 1845, Vol. 64, No. 14, p. 881; February 12th, 1845, Vol. 4, No. 14, p. 680.

④*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3, pp. 150—152.



马塔主教像

病逝。同时，辅理主教热罗尼莫·马塔（又称马主教）升任澳门教区主教。4月11日，柏尔雅的遗体被葬在圣保禄教堂坟场，总督、议事公局官员、教徒、贵族及数以万计的信徒参加了他的葬礼。后其遗骨于1859年移葬澳门主教堂圣祠堂，柏尔雅为主教堂的修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①

4月13日，凌晨，一场大火烧到了居住在风顺堂一带安东尼奥（António）神父的家，三个小时内大火就吞噬了房屋中的所有财产。当时美国商人沃林·德拉诺（Warren Delano）

和其家人正住在风顺堂街至万里长城街之间的高楼街，他的房子高大宽敞，并带有花园，家中陈设均是极为贵重豪华的家具。不幸的是，火灾蔓延至此，整栋建筑及家具全部化为灰烬。经他的努力，抢救出了书房内的部分书信。^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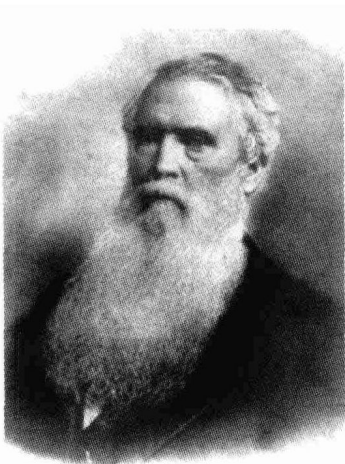
4月23日，澳门土生葡人若奥·辛德曼（João Hyndman）以他本人及其子女的名义对居澳巴斯商人希尔治皮·鲁斯托姆治（Heerjeebhoy Rustumjee）提出诉讼。鲁斯托姆治为著名鸦片商，1840年后一直租居辛德曼家族在南湾大马路第34号公馆，年租金600元。到1845年时，鲁斯托姆治破产，不仅拖欠房租，还无力支付按金，故被辛德曼家族告到澳门法院。同时，鲁斯托姆治还欠葡萄牙人安东尼奥·高美士（António Gomes）的债，澳门法院于12月1日下令封存其家具为抵押。^③

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89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388.

②《公正的澳门人》第2卷第7期，1845年4月17日，转自文德泉（Manuel Teixeira）：《三个美国佬在澳门》，载《文化杂志》第27—28期，1996年。

③施其乐（Carl T. Smith）：《珠江三角洲的巴斯客商》，载《文化杂志》第59期，2006年。

5月，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牧师在澳门开办一所男子寄宿学校，预计招生30人以内，结果有50人报名，最后录取27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宗教教育，为将来培养教牧人员，并教授西方科学，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大约花费了1万美元兴建了一所约7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校舍。哈巴安德牧师是上年10月22日抵达澳门的。^①



哈巴安德像

6月6日，一艘英国轮船“皮金灿萨（Pi Kin Can xa）”号抵达澳门，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华侨纽元德，在外工作多年，积攒4000帕塔卡，换成黄金和手镯，他在南湾下船后，其物品全部被葡萄牙士兵和巡捕没收，他被带到海关，原因是此人未去澳门葡萄牙海关纳税。所以澳门海关以其违反葡萄牙海关章程，处以没收部分财物的惩罚。美国领事福士（Forbes）目击这一情况，致函两广总督耆英称：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一个回国的中国臣民在澳门受到葡萄牙的掠夺是不公平的。两广总督耆英收到美国领事的来函后，转函要求澳门理事官查明此况。澳门理事官科埃略·山度士于8月8日复函两广总督耆英称：“从1784年至今，葡萄牙在澳门一直有海关存在。因而，从那时开始，贸易界对海关章程都十分清楚。应纳税商品不能在其他码头卸货，只能在设有海关的码头卸货。阴谋来自干预者，一项实施多年的章程，商界怎会不知道，难道还需要发布公告吗？我估计，葡萄牙人对该华人的物品价值估计过高，按照没收清单，其价值总计2925帕塔卡和970分，不属征税范围的物品，已退还其人。”耆英收信后，对理事官之辞基本认可，称：“查纽元德携带金砂等物，由新加坡回澳，并不赴馆报税，殊属不合，因此扣留各物，系循该国旧章，本大臣亦难过问。”^②

① *Mission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Richard Cole to Board, April 2nd, 1845, 香港浸会大学特藏组保存;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1833—1911,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4, p. 200.

② 《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第35—38页；《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47—1050页。

6月,澳门政务委员会决定,确保议事公局成员继续管理“华务”,理事官仍保持其传统的从属关系。^①

7月14日,四川主教遣使会士穆宗源(Alexis Rameaux,又作张主教)在靠近澳门城的沙栏仔游泳时淹死,年仅45岁,他的遗体于16日按照通常礼节葬于圣保禄教堂墓区。^②

7月22日,澳门娼妓活动猖獗,她们足迹遍及城市各个角落,为此,澳门政府于本日颁布告示对娼妓活动加以限制:谨此通告本城所有物业主,现有大批欧式或中式装扮的妓女,不加选择地混居在本城各处本分人家中间,打扰了街邻四舍的安宁,破坏了豪门贵族的正派名声和社会公共道德。故本议事公局为消除这种应受指责之奇怪之举,规定除烧灰炉和疯堂两地外,所有向这些妓女出租其他地方房屋的物业主,必须在自即日起的20天之内,令她们全部搬离。违者以及今后再有向妓女出租两地以外房屋者,将被课以罚款。^③

7月27日,葡萄牙政务委员会发表一份决议,坚持要赋予澳门议事公局及理事官在处理华务(同中国居民关系)上的发言权。8月20日,葡萄牙国王颁令取消上述决议,将理事官衙署并入政府办公室。^④理事官衙署并入政府办公室后,原理事官均改为“管理华人事务官”,其办公处称之为“华政衙门”。

8月21日,新上任的澳门主教热罗尼莫·马塔致葡萄牙海事海外部部长的信称,现任澳督彼亚度对迟迟不采取开港措施要负责任,还批评他“麻木不仁”和“优柔寡断”。他还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这些改革,上述总督尽管拥有种种品德,但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澳门需要一位行政

①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103页。

②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8, p. 399;樊国阴(Octave Ferreux):《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77页。

③澳门档案馆AH/LS/565, FL. 42V, 转引自伊莎贝尔·努内斯(Isabel Nunes):《舞女和歌女:澳门妓女面面观》,载《文化杂志》第15—16期,1993年。

④叶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澳门法制史概论》,第51页。

管理知识更加丰富、性格更加刚强、不易受人左右的人士。”^①

8月22日，澳门议事公局稟请将澳门华人居民划归葡萄牙人管辖，以便保护，并订立户册，区分良莠，目的在于保护当地安宁。9月2日，耆英回函予以拒绝：

葡萄牙人居我中华三百年，靠此生息，多次受我大皇帝庇护之恩。既然在此与华人混居，那么永远是邻居。至于云集澳门各处的贼船，定有不法华人同党接济，伙同商民肆无忌惮。理事官应告示天下，将此等劣民逮问于法。鉴于全澳居民朝夕相处的关系，理事官应一视同仁，概加保护。凡遇华人同党，请理事官通报其姓名，以便加以逮问。为此，有何必要将澳门华人居民划归葡萄牙政府管辖？理事官肯定不同意本钦差大臣及抚院将葡萄牙人同华人一样编籍入册。所以，此稟呈中罗列的理由无法存在。今后，理事官仍应恪守旧制，安于职守，以期相安，不得妄肆干求。^②

8月28日，澳门总督彼亚度致函海外大臣及国务秘书称：

在广东总督来澳门之际，我有幸通过他的调停得到成功，提出的理由同以往提出要求的理由相同。该函件的副本随1844年7月1日第48号函件以A字标示寄给阁下。不要忘记，中国政府仍然在静观完全依附于中国的澳门港和澳门城。在澳门有2.4万至3万居民在中国司法管辖之下，葡萄牙人对华人管辖的权限有限。此外，在这里还有中国海关收取出口税，进口税由我们收取。在澳门港是中国的一个港口的前提下（尽管我们不这样认为），中国政府允许6000多葡萄牙人在这块有限的空间居住和进行贸易，有问题同中国政府协商。葡萄牙人可以根据葡萄牙法律自己管理自己。英国人不但从中国政府手中得到了对香港的绝对统治权，而且还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凡是中国给其他外国人的所有特权都应该给英国。同样，葡萄牙在中国对外开放港口同欧洲贸易的船只（一样），除去要在其本国海

①马塔主教1845年8月21日致海事及海外部部长函，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82页。

②《澳门总督致海事暨海外国务秘书之公函，对澳门港开放效果之陈述》，《两广总督回答议事亭理事官提出将澳门华人归葡方管辖之要求致议事亭理事官之公函》，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94号文件，第357—364页；第96号文件，第367—368页。

关交纳税赋外，每吨必须（给中国海关）交纳5钱白银（500厘士）。在1843年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葡萄牙船只每吨只须交纳3.5钱白银，这类葡萄牙船只已经扩大到25艘。当然，中国人仍然对这一税法有争议，他们当着我和议事公局理事官及翻译的面提出这一问题，但我决定必须继续这样做。去年，经过我的努力，使澳门成功地向世界各国船只开放。我承认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吸引外国船只来澳门进行贸易（如果一艘600吨的船只要交30万厘士）。因而，我想提出废除在港口内的船只交纳的其他沉重的负担，即交纳给海关监督和代理人的费用。这一点我已经提出，并希望批准。后来，我获悉已经取消了这些费用。关于废除在澳门的停泊费，我曾同内行人士交换过意见，但大家一致认为十分困难，特别是看了中国同英国签订协议之后。考虑到上述原因，以及同议事公局理事官之间的意见分歧，特别是议事公局反对1844年9月20日颁布的政令，再加上我几次生病和政府工作的繁忙，使我难以考虑对策，直到最近才开始行动。这种意图意味着，葡萄牙人希望同英国人拥有香港一样拥有澳门，唯一的区别在于中国海关。葡萄牙人要继续每年交纳500两白银的土地租金。如果前者谈判成功，那么后者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一切都很公正。但我认为如果想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必须在海上力量的伴随下进行谈判。海上力量至少要包括一艘三桅战舰，一艘小型护卫舰或一艘双桅帆船，或蒸汽船及一些礼品。这样中国政府对此会重视。法国人和美国人就是以这种方式签订协议的，谈判者并不需要太多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些手段，那么只有等待时间、方式和形势。海关的收入主要靠税收，就是在澳门的9条船的税收，总吨位为2125吨，每年前往海峡和果阿一趟（除去一两艘去马尼拉运稻谷的澳门船外）。其货物几乎完全属于在澳门的中国店铺，称之为“号”。此外，还有一些小商人运进澳门几箱鸦片的纳税。大商人人数达14人，他们根本不在海关办理，其贸易业务仅仅是向加尔各答或孟买运澳门元。在这里我必须指出，香港并不是直接对澳门危害最大的港口。因为从前在这里居住的英国人已经迁走，基本上不从事贸易，绝大多数人每天主要在澳门从事拍卖。再补充一点，即我所任命的对楼宇进行登记的委员会，以便了解共有多少10层以上的楼房。^①

①《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53—1055页。按：此函公布1845年华人大商人为14位，澳门出现10层楼的高层建筑，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但此建筑在何处，待考。

9月2日，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科埃略·山度士致函两广总督耆英，请求清政府“免除澳门停泊费，如果不能长期免除，至少免除20年”。这一请求未获清政府批准。^①

9月29日，澳门总督彼亚度任命多明戈斯·巴拉达斯（Domingos José Barradas）担任海邮局长之职。并颁布澳门邮政史上第一份葡萄牙法规《澳门海运邮政管理暂行规定》，共8款，其中第3款规定，每封信邮资为银元8仙。^②

9月30日，坐落在大堂巷4号的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关闭，改为澳门海邮局。^③

11月13日，葡萄牙王室颁布法令，重组澳门驻防部队，正式命名为“澳门炮兵营”，原有的“摄政王炮兵营”及“炮兵中队”撤销。新成立的澳门炮兵营，由4个炮兵中队、参谋部和管理委员会组成。参谋部由1名中校（营指挥官）、1名少校（副指挥官）、1名副官、1名参谋、1名随军教士及1名外科医生组成；管理委员会由1名中士副官、1名中士参谋及1名司号长组成；4个中队共有317名军人。在炮兵营中还开办了1所初级学校，由随军教士负责管理。还设立1所由部队指挥官任领导的实习学校以便进行炮兵训练。澳门炮兵营营部设在大炮台，娘妈阁炮台由1名高级军官指挥，嘉思栏炮台、南湾炮台及东望洋炮台没有正式的指挥官。^④

11月13日，在葡萄牙国务会议上讨论了澳门问题。海事及海外部部长若阿金·法尔康（Joaquim José Falcão）指出：“鉴于英人在香港的新近开埠大大促进并方便了当地的贸易，而我们在澳门的贸易一蹶不振，使政

①《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57页。

②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270; p. 274.

③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276. 1884年3月1日澳门驿务署（邮政署，又称书信馆）建立之前澳门邮政均属海邮阶段，故称“海邮局”。

④Manuel A. Ribeiro Rodrigues, *400 Anos de Organização e Uniformes Militares em Macau*, pp. 235—236.

府无法维持日常的开支。赤字连天，若不及时挽救，将毁于一旦。”“政府想到设立一自由港，给予它与香港一样的优惠。政府将制定必要的章程，特别优待我国国民并进行一切必要的改革”。萨安东认为，通过这一途径结束了粤澳已延续三年之久的荆棘丛生的谈判过程，导致了澳门这一居留地的“自治化”。^①

11月14日，澳督彼亚度致函议事公局称，鉴于航海学校教师一职空缺，由福利亚·卡马拉（Folha da Camara）担任是职。^②

11月20日，根据海事及海外部部长若阿金·法尔康签署的法令，玛丽亚二世宣布澳门内港（Rio）、氹仔（Taipa）和澳门锚地（Rada）为自由港。“不论是内河港还是氹仔的海港”一律向其他国家开放贸易。氹仔港可停泊500吨以上船只，小吨位船则可进泊澳门。悬挂任何旗帜的船只向澳门输入任何货物和物品均豁免关税。女王借此措施来确保澳门及其贸易的绝对地位。然而澳门“自由港”徒具虚名，因为中国海关依旧运行。由于葡萄牙海关的裁撤，使澳门政府失去唯一公共收入的来源，财政竭蹶，陷入严重的困境。从1845年12月到1846年4月，澳门的公务人员都未领到薪金，孤女院、教堂、修道院也都领不到应得的救济金。^③

本年，澳门圣若瑟修院停办。其学生被分送到法国圣云仙保禄传教会辖下的不同教区。在中国，这些遣使会修士或被送到北京、蒙古，或去了新疆、广西、浙江等地。^④

英国业余画家托玛斯·屈臣（Thomas Boswall Watson）只身移居澳门，先在亚历山大·安德逊（Alexander Anderson）医生的医务所工作。第二年其妻伊丽莎白·斯蒂芬（Elizabeth Steven）亦到澳门与屈臣相聚，住南湾街2号。从本年直至1849年屈臣离开澳门，他与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有着密切的接触，钱纳利是他的病人，他经常为钱纳利提供医

①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79页。

②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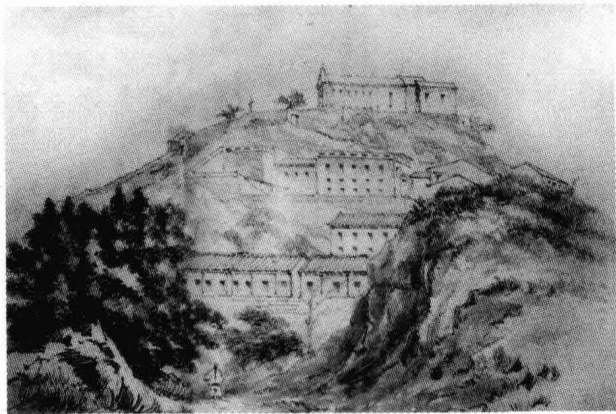
③萧伟华（Jorge Noronha e Silveira）：《澳门宪法历史研究资料：1820—1974》，第27页；Manuel Teixeira, *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19*, p. 211.

④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740.

疗服务，而钱纳利则是以他的画作或教授绘画技艺来代替医疗费用。1847年之后屈臣与钱纳利的友谊加深，因为屈臣与其妻酷爱收藏旧报纸，钱纳利则经常去他的家中欣赏其藏品。在亦师亦友的交往中，屈臣在钱纳利的指导下，临摹了钱氏不少作品，亦越来越接近钱氏的画风。其作品真实可信，对于考证历史、研究澳门城市发展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代表作有《从大炮台远眺贾梅士花园》、《澳门南湾圣彼德小炮台》、《澳门嘉思栏炮台》、《圣方济各修道院海景》及《西望洋山风景》等。钱纳利逝世时，屈臣随侍在侧，料理后事，之后移居香港。^①



屈臣医生绘的澳门圣方济各修道院海景



屈臣医生绘的西望洋山风景^②

^①Patrick Conner,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Artist of India and the China Coast*, pp. 290—295; 陈继春：《濠江画人掇录》，第63—69页。

^②该图的三座建筑当为：山顶为西望洋教堂，中间为圣若瑟庄园，最下面是刚刚建成的圣珊泽官。